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度筠

謄錄監生臣薛派基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藝文

序三

明

成仁遺稿序

舒芬

子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
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
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

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藁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

也故雖國事既去猶足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媿休臣靡者矣壘山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畧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于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于前則宋

之祚未必移也使壘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豪傑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壘山匿于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擯之于宋

而今日交薦之于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于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廟志序

今之為政者莫急于興頽俗欲興頽俗在于正人心欲正人心在於勸名節欲勸名節在于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人心正而頽俗興矣嗚呼風俗頽敗豈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餘于令馬君宗孔以縣有

康山忠臣廟年久迹湮四方弗聞乃圖康山形勝錄建廟顛末列三十六臣本傳附本縣忠臣孝子節婦及往來者弔古感懷之作以為志將刊行之請予序予按三十六臣為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昶呂文貴李志高張雄徐公輔劉義陳弼丁普郎程國勝王咬住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逮德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王喜光陳沖汪澤丁字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皆聖祖自將以征陳友諒戰死鄱湖者

先是巡按唐君虞佐亦錄是并豫章城忠臣廟所祀被
友諒攻圍死守者趙德勝劉齊牛海龍李繼光趙國旺
許珪朱潛張子明趙天麟徐明張德山夏茂成葉琛萬
思誠十四人本傳忠節祠所祀死宸濠難者孫燧許遠
馬思聰黃宏四臣事為羣忠錄俾南昌府刊行之夫御
史錄一省事知縣錄一縣事要皆以正人心興頽俗也
夫值聖祖方雲雷邁屯天命未屆乃有十四臣三十六
臣死戰死守以滅勁敵以定大業先帝以八葉天子而

社稷有變得死忠者乃惟四臣且馬主事黃忝議猶奄
奄非壯烈者何哉嗚呼昔文帝出師託名雖正然革除
君臣之義自不能忘其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黃子澄齊
泰練子寧黃觀陳迪王叔英鐵鉉郝瑾魏晃胡閏郭任
盧迴侯泰暴昭陳繼之張統景清卓敬毛泰董鏞曾鳳
韶高翔宋徵巨敬山茅大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鄭恕陳
彥回姚善周是修顏瓌高魏廖鏞葉惠周璿謝昇高不
危盧原質戴德彛張曷葛誠盧振龔太王省四十七人

當時議臣揚已遂私寘名奸黨孤忠死義之意消沮畧
盡蓋亦深負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于宸濠之
變則合城勸進而人懷二心激烈死忠僅見孫許然則
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芬銜恤草土不暇論天下
事昨承新主恩命復職史官而馬君適有是請不覺感
慨抉發幽潛然詞不敢不嚴而錄不敢不備嗚呼此論
明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

吉水縣志序

編纂採輯以為文難矣尚書春秋之簡帙得聖人編採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克之少有文名登弘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政成乃編采縣中事為志未幾擢監察御史遂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為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上即位因召為江西按察使僉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而器除得留意文字乃函向之志草

十卷使來屬芬曰將刻之請序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序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畧之當足稱作家則今湖廣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推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溝洫食貨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

成書而非盡出其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西漢論西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畧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輿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吉水為縣將五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於先生先生作志又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係一言于此亦豈偶然哉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于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諺幸自詭于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論議哉顧以目擊天時人事之不可曉者五事為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夫豐城為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蝗

蟲疫癘畧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下里盖有蕭然為狐兔蛇虺之場者若以為陽九百六之會人禍宜爾則又今上中興錫祚皇明之世此不可曉者一也南昌稅糧科則以當時無首義搗征漢之師者故視江南諸縣為獨厚然皆須農焉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及于市井隸卒之流壟斷商賈之家而耕夫餉婦之填溝壑者曾不得粒食則亦已矣然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憫農上下復雷同廢格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為

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風水之說墻章貢之橫流以圖
必不可成之功耗斁侵漁動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至
于陂蕩之濬隄防之築真切利農之事畧不究心此不
可曉者三也網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故時或重災亦
不遑恤夫何民方傾困倒廩以求鷄犬一夕之寧而部
使者輒復坐縣廳勤敲榜利歸于胥吏之谿壑而置之
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而
藉民以為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召鄉兵或

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兵機者徒以環衛官長且資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及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以為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為序以贈

江西類序

王瓊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

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為盜有司專務姑
息招撫遂至釀城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
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
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特
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
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
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
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

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

致成功如此哉

廬陵忠節錄序

歐陽鐸

元進士彭先生士奇有廬陵九賢事實錄錄吾先文忠
監丞巽齋楊忠襄文節胡忠簡剛簡與周益國文信國
而九崇往之意厚矣我朝正統間廬陵知縣張侯叔倫
因舊錄取誌銘諸作補巽齋事取劉岳申傳補文山事
次第世代進監丞于忠簡上益以像贊名先賢錄語在
布政使李公禎序中茲九十有四年漫漶弗傳富田張

頡氏購舊錄重壽諸梓有請易先賢為忠節者以鐸系
聯六一摹以見眎且問名竊惟九數辭也先統辭也以
為吾鄉賢不可以數拘也故統之然忠簡有祠實奉德
音監丞使命不屈死剛簡論事貶死與文節等異齊雖
死家然疏抗龍顏志不在忠襄下曰忠節不亦近乎浣
洗再拜式瞻遺像冠玉森然生氣如在想形容于贊辭
得本末于紀傳於戲天之生才不能數見漢唐盛衰危
亡之際非無名臣大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號稱極治

我文忠公實輔其成靖康而後陵遲矣我先正或以危
言直道揅其失或以功烈文章起其衰訖乎革命有若
文山之從容就義凡稱抗節者未有若斯其善也宋三
百年而吾廬陵先賢相與為始終如出一時是孰為之
耶我國家聖聖相承億萬斯年吾黨之士尚有修文忠
之業者乎鐸學荒力孱慚負家訓苟有作者亦足以自
解若頡之好義尚德割田給族為義塾以教族子弟與
此舉皆不愧文山里人是民之則也

泰和徵總冊序

都邑有大利病聞之自昔亦嘗為民誦言之良有司少
加意足用為賜乃今興革克覩其成詎非六鄉一大快
事哉嗚呼圖冊不清賦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大是者
乎正德己巳陸侯汝亨除邑令同年各以意見言治狀
予時年少狂率笑曰安用是切切辨治無亦於縣總問
之耳是十九人者操贏縮之權與上下敵能使私輸先
公家完其罪盖有浮于舞文吏者陸侯踰年索弊端除

虛賦殆數百石成易見冊然不知十九人者安用得脫
後十九年陳侯梅甫莅政因以告陸侯者告之梅甫把
諸總宿負震疊之得首實免又令民間墾田自占起賦
成補虛查隱冊第糧未歸戶而坐諸田田且為謾此猶
總之遺奸也然大端已露內有公家之案外書冊流布
不可以湮沒至是王侯瑀齊學收涖政訪求往事得書
冊善之又于義民郭元暢所得易見冊兼取其意而惜
其未盡爰禮召元暢暨劉天祐陳德昌楊南康意五人

者于廳事後監總算揭查得飛詭官米五百三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奇夏米五十九石有奇交徵米三百石有奇尅日致里書人戶參伍究竟歸其飛詭而豁除交徵以從于一又委都長百一十人比對除收以戶合甲甲合圖合都都合縣額無弗備矣顧冊底在官民不能周知乃摘四總數刊書布焉予為題曰徵總冊言徵則可信也夫得其總則有所不合者各于其總乘之寧至于絲棼不可竟耶予前承里役悉自運使

甚于時鄉不皆行侯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與此冊俱
存侯之仁澤烏有已哉烏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丈
田不可君撫南畿蘇松嘗行之矣奚至於鄉難之曰僕
去官即一老農夫耳敢用已私撓官家事念吾邑虛糧
非無可歸者如彼病者汗之當自愈峻而下之恐反延
心腹之憂耳曰邑人復有告丈者如何曰雖稱二三都
其間實不過數人今都統既析摘丈之無不可者失一
猿勤一國野人誠不免過計聖王以人情為田無使堦

齋獨抱苦心焉

泰和縣住勾軍冊後序

陳昌積

昌積頃辱巡臺孫公移檄相問復書幾千餘言大抵謂
勾親丁以補伍缺其載于令甲者重矣前後臺察綜核
其名實援清查五次之例以為宥者亦既屢矣今也官
若傳舍而案為虛器老書猾吏代認戎版為筆莊任意
乾沒巨俠富軍歲納季錢于兵掾原文盡除取逃絕而
蠶食里甲匿批迴而狼索倍貲所尤毒者捕力不勝簽

及牧豎聊應勾補簽朝不謀夕之傭而充長解長解之
費至賣婦孥為給而牧豎則未及識總旗之面已逃且
故矣嗟乎黃放白催之弊豈獨賦斂為然耶今振法洗
奸酌可宥與應遣之宜而使軍實民恬以張職不有賴
于今之賢達人乎孫公握六察之權擅一時之望不以
予之疵賤而并棄其言復曰核哉子之說也是時公以
便宜釐宿弊剪機利之徒頗多嗣將丁盡戶絕及挨無
名戎籍例該免勾之三事覆核上請俱奉旨住勾公尋

檄屬司類造清冊上之兵部及分達各衛所令敢有擅
勾者罪之違旨于是泰和得住勾者四百九十九戶予
因里巷之懽復啓謝之畧云三事上聞矜可恤而雪釋
除惡務本遞應遣于風馳此公學道愛民之實施也公
復書又有曷足以堪之語是非虛已守職而肯撓不自
功若是邪世嘗言為大于細圖難于易為治法以公住
勾之三事觀之若細易而無濟于艱大矣然今之患正
坐當事者往往玩清勾之法為細易而不以為功名既

不能立恩于行法之內又不肯伐弊于毫釐之萌徒拘
法故而了勾當收弱情以填格目竟釀師老兵耗之禍
本一遇點寇輒不能支是豈令甲使然哉抑豈特機猾
之罪哉予聞深謀之士有為國設權宜之策謂南人脆
不任兵莫如追發在伍富俠之募鋸增養在伍常練之
餘丁如古顧後之法則彼樂于足食而此幸于免役何
患士伍之不精實而奮勇裁弱情之冗食置出格之爵
賞隨方以募土壯而又破除文法推心置腹何患土著

之不應募而遽起一時當事者皆致身協勞內外策應以實施行罔從中制不徒張虛形匿實禍修彌飾之事而鈞上牽下使軍恬民熙于敵愾守固之間南北各自為當則大固可細而難固可易也是議也公其以為何如古者不為官擇事公將無意于今之艱大而豫思長駕遠馭之猷乎郡司馬敬所陳侯視泰和事謂住勾軍冊民不能家覩而戶曉恐後胥得因緣為奸以厲民乃梓之成書里給一帙以為世憑侯蓋以勤恤民隱為心

乃掇所嘗往復于孫公者序諸其後而因以質之

江西圖序

桂 萼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
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
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
備南贛之門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陵谷茂
密盜賊之興斯為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表
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

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
江西之民朴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
土著之民少長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
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崇祀練忠貞實紀序

曾同亨

練生綺閩長樂人忠臣練公子寧之裔練公故新淦三
洲里人後割三洲屬峽江又為峽江人以故今兩邑並
祠祀公當患難時駢首就戮禍逮九族子孫轉徙異鄉

不知凡幾而居三洲者至嘉靖中僅遠孫一人貧而寄
食鄰家羅文恭公過之惻然憫念為詩以志感慨蓋公
沒子孫不獲以衣冠奉俎豆者二百年矣即長樂之有
練姓峽人不知也會生之兄纓以善書從遊其同邑余
年友陳司馬門下司馬公有子計偕北上攜以俱邂逅
余里中楊孝廉應祥以語峽邑劉孝廉甸歸遂首倡同
邑人士聞於邑侯冲字黃君君慨然曰有司以崇獎風
化為首務境內忠賢孰踰練公訪求苗裔俾奉祀事於

以彰往勸來政有大於此者乎為白於督學使朱公遂
檄長樂徵練公後堪承祀事者檄凡再往又踰年綺始
至時郡大夫高公益崇重合詞請於督學使者海寧查
公下所司以綺為縣諸生俾奉祀練公祠隨考充附學
肄業如例又為撥學田若干畝以居食綺暨其妻子其
事始末詳陳司馬記及劉孝廉呈詞與一切公移中於
是生彙次成帙及採郡邑志暨名賢諸作凡闕公行履
者悉附焉題曰崇祀實紀謁余為序余往考革除間死

事諸臣始末未嘗不壯其志而悲其遇也然自文皇帝
有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之語士大夫莫不欲緣
此為公表揚之地然自兩邑祠祀之外竟未有能推文
皇之德意為公破例請恩於上錄其子孫者至於今始
及以綺為邑諸生授之土田俾供祀典黃侯及郡大夫
褒崇忠節之意可謂至矣然更九朝始有茲舉所謂事
如有待者非邪世常謂公之後寥寥不振頗疑天道報
善之爽然以余所知即同時如齊黃天台諸君子之苗

喬皆然不獨公也豈非天地之精英寄於人者止有此數或為道德或為勲業或為節槩或為文章有所獨擅於此者則不能無所虧欠於彼况公與同事諸君子精忠大節名與天壤俱敝扶輿清淑之氣萃於躬者多矣則世俗之所謂福澤少靳於當年而有待於久遠亦天道盈虛相尋之理無足怪者雖然鬱極而發茲其時矣克纘忠賢之緒佑啓後人使公侯復始兆於今日以無忘賢師帥惓惓嘉惠之意是在生勉之余不佞輒因其

請敬次其語簡端因致願望之私如此

贈俞宜黃序

歸有光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

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名果何益也余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為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於兵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辦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首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

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
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
矣宜黃之仕者蓋少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
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
為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
罪者矣至于比縣之吏亦以媚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
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
雅相愛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

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為贈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余凡序之為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余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

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為
言不一然皆為政之道而於為政之事未嘗及之求其
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
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為猥瑣
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為能吏者不過
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炫然衆人以為美而天下之
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
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

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為澗為澮為瀾為波為
潛為許為沱為洵為沙為漬為汙為汜為淪為涇惟其
流之所至不能豫期也君子能為道而已至於為粟為
立為恭為敬為毅為溫為廉為塞為義為平康正直為
彊弗友之剛克為變友之柔克為沈潛之剛克為高明
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豫期也夫非特令於揚粵
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
為九卿為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

壓於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
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手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
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於情骫於法又獨
無至公大義且於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昌高士之禮
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烝烝不
致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
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
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

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偽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蠻夷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陟多警惟江右晏然以是為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為然也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胡直

吉郡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時
景從艱闕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是也
履翁生永新巨宗官學士院檢閱雅與丞相妹婿彭震
龍善當丞相督師嶺外東震龍為援履翁聞輒傾貲起
義給邑人顏司理偕震龍為城守候王師不至城屠死
之三族為赤悲哉入國朝弘治丞相得專祠故里震龍
配食獨遺履翁嘉靖間御史李公採公議疏諸朝履翁
竟得從祀而吉人士聞者莫不咨嗟詠歌尸祝肝鬢宛

有生氣履翁之裔始散避茶陵安成者代有顯人其居
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幾傳登正德戊辰進士為煥煥
弟某等感先烈榮國典因錄刻省郡志所傳履翁死事
及蒙褒顛末題曰旌忠屬余友王尚涵氏序諸首今二
十餘年梓燬孫元澗等又續刻之請余為序余嘗怪荀
子言性惡及讀其書曰物之動者有氣而無知禽獸有
知而未有義人生有氣有知而有義夫人有氣有知而
有義則性未始惡也荀子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觀履翁

事余益知人心之義之不可後也孟氏云所欲有甚於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未有若丞相之義烈亦未有若從丞相者奮義之多也即後之崇報雖人列俎豆祇益為勸曷為繁當其時余邑死事劉士昭出鉞工余宗靜山當敷天為元矣而獨以一夫操耒抗之其事猶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否靜山後履翁十年始得從祀祀不祀不足言余獨信人心之義不可後而又慶奮義者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亡何元澗等又率其家之遊

余門者曰朝儒朝海暨余妹壻可大偕來視成遂奮筆
著之篇端

南昌府志序

鄧以讚

南昌故闕志有司者多以為空文無所用之新安范大
夫至輒留意於茲踰年遂有成書夫志紀利病昭懲勸
可為空文乎哉蓋其起教於微渺而轉習於幾希務於
弗急而收於無功所為用非俗吏所窺矣然未易言也
方大夫初發念輒移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區之心有年

矣惟以郡志比列國之史易而為之其傳不遠故屬章友本清為謝不敏蓋余深惟孔子絕四矣所為筆削自信於天之春秋然後能以天信人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豈數數然偵人情以自嚴邪吾輩意氣不惟猶在天人之界即尋常發語如泥濘五寸須說一尺往往而有則安敢與於斯文誠懼一語或浮諸凡失據矣且史有專官其紀載皆當日所睹聞此之為志則欲以數百年後臆斷其事矣如田賦日倍於往其增

必有漸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書無徵也何以議復
嘉靖之壬午乙巳歲嘗饑矣自上援之幸有了遺今室
如懸磬野無青草吾欲求所已試為今日請而宦績無
徵也何以贊畫人之不同如面或跡是而心違或始修
而終戾必耳目所及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衆好衆
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存由斯以言即余有
以自信能無遺憾乎故曰未易言也廼大夫不謂然也
直以身任之曰豈可以當吾世而仍其闕且余為一圻

而圖之何弗信之與有於是開館延賢廣漁獵重依違
其為心亦勤矣猶自處欲然與衆共之豈不誠斤斤哉
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
德新民之學久矣其精神淪浹蓋在言語文字之外自
今吏茲土者率大夫之衷從於寬政解紓民困而生茲
土者亦臨深履薄專一精魄以起地靈則上下皆無違
心而有嘉德庶幾大夫所為用矣乎顧余察國人之心
其孝子順孫多急於明先德也容可既乎余能為大夫

解矣可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無所以不朽
書無益也有所以不朽不書無損也此虛實之說也且
修德於明者人紀之行善於陰者鬼神紀之無以鬼神
為冥冥由枝葉之榮昌而所紀可知也其於人何必急
急耶余故欲父老子弟冥於不必事而嚴於無所待斯
為善矣余將以此廣大夫之用於其請序也并為書之

南昌府志序

張位

休寧范公之守南昌也思日孜孜以興教起敝為已任

甫下車索郡圖志無從覩焉既訪於比部方公來崇暨
余弟上林丞化得舊本二蓋創於某年俱寢未布公慨
然曰文獻故郡志可闕諸是誠在我政暇乃與文學章
君黃等謀之時余在京嘗以書見訊余方供奉講肄樂
贊其成而未有以對也萬歷丁亥冬余乞病歸山公訪
余草堂譚志事欲俟余一言而定余謝曰僕病未能也
竊聞志猶史然昔嘗濫芋實錄會典之役每將事豫發
金匱石室所藏下搜諸司掌故不啻詳焉猶病闕如蒐

羅其備乎訊詢其公乎公由是檄所屬州邑採典實移書鄉先生下問三老訪求故家遺俗而佚事多有徵焉公曰庶幾可乎余曰未也竊見國家凡有纂修必開館屬事公曹具草以上於總裁反覆參校始克就緒百工居肆業其成於專乎公由是擇公署之靜闐軒敞者增延博雅設饗醴供餼廩分局而專責成公復以人物見詢余曰斯志也非所以論於史矣愚何敢與聞史道去取嚴斧鉞鄉黨恂恂尚厚孝子慈孫之情可盡徇乎是

在主持風教者採月旦精疇咨發於一旦若揭榜標題孰得而議焉公領之遂以所成集如干卷質之萬督學鄧太史余亦幸得卒業公因以序見屬余考按圖牒俯仰今昔而論其世山川無改氣運推遷良用憮然太息於斯昔高皇帝神武服海內獨提全師與偽漢爭衡始定豫章故形勢為天下重蓋全省江南中原而南昌又當列郡之中也國初建草昧闢鴻荒休養生息二百餘年於茲中間潢池弄兵逆藩窺鼎雖不無多故尚晏然

號稱樂土以故老所傳自弘正逮嘉靖初官政簡易旋
倪嬉里氣龐而俗樸士者循循本業砥礪清白官有餘
蓄民有餘藏不數十年而風景頓異矣若溜建瓴波東
注力挽之而卒莫可挽也今方寓謚寧無旁發意外之
擾天子嘉惠元元百司奉上意蚤夜勤恤蒿目而憂其
患科條功令絡繹日頒於下始用密救疎而其疎也更
在密用隆救汚而其汚也更在隆用節救耗而其耗也
更在節吏治民艱有若不能為者由一邦而天下可知

矣審變通而與民宜之非志曷稽或曰存則人亡則書
固矣自有郡以來良二千石彬彬相望治果能為有亡
曰不然理家者而欲長善厥家凡田舍庾篋紀綱臧獲
手自擘畫無遺謀尤必盡登簿正庸便稽覽而貽後人
國醫之為療也方脈品劑攻治輔養之術自出工巧又
筆諸類案藉以傳世充此志也仁也公夙講一體之學
理官如家視民不寧猶痼瘵乃身斯舉也亦思其仁之
有寄而已連歲苦旱澇饑饉賴公拯救多方公為政崇

風教重農桑學校斤斤古道耻為俗吏夫天下事廢不舉坐闕冗者託鎮靜以偷安旁觀者不肯自為又媚人之為動煽危言阻格蓋事無全善倘憚毛舉而逡巡却步是何務之能成寧惟志也乎哉吾聞君子之為政也居有所樹去有所遺跡公今日之為樹且遺也誠卓以遠矣

重修南昌府志序

明興志南昌者亡慮數家其軼者毋論已弘治之季山

陰祝公嘗有纂次會更喪亂僅有存者迨萬曆戊子休
寧范公藩伯之籍傳而數百年之放失舊聞畢集詎不
斌斌有徵哉丁未郡署災志燬莆田盧使君以博雅名
郎出守是郡百廢具興堂構煥然鼎新則嘆曰郡有志
猶家有籍也室新籍廢可乎夫太上因之非一切沿襲
舊貫為也間繙後先兩志則倫類殊相徑庭懼其歷歲
滋久或多遺複遂因而整齊之接其後事訖於今茲摭
摭罔遺博收約取不開局不延儒不借聚訟之口以遺

作舍之譏而刪述壹稟於獨斷暨陟陳臬之明年殺青始竟謁余序之往藩伯竣事余竊嘗與聞之語具在往志中不意老眼復得與於鉅典請理前語而申之可乎蓋載筆一方與執簡東觀體裁雖異均之史之流裔也概諸書法豈避謹嚴國史囊括盡乎函夏所表見非重鉅不與其義例恒儉郡邑所志正備國史所不逮也即米鹽細屑鄉黨自好例得廣記大抵掌故易稽尚論難定名人魁士耀日月而抗雲霄暗中摸索亦得士有百

行第取節焉亦足以彰磨礪古來善善固貴於長也夫
讚者在堂訾者在戶悠悠丘里自昔難諧惟是直道為
公三代於今未泯蓋操筆之視操行一也寧不兢兢二
千石臨列城以宣化其體尊矣修一王之法垂域內百
世之憲章其為權衡甚鉅操之可無審而與衆共邪從
違之符誠在已不在民矣此余雅素所望主持風教者
而深慶於使君得之矣春秋之作炯垂萬世昭戒游夏
文學乃不能贊一辭非難之也意有獨至詎可以多指

亂乎史記自擬狩麟書出一人之手蓋著述者固自有見未可與淺見寡聞者道也茲志哀者十有三益者亦十有三凡一郡大事經所擘畫及確論可行者必載以垂後譬之為命藩伯其草創者也使君則舉討論修飾潤色而身任之者也兩君子有美相成俾疆理有完書故先民論同所以致貴於醢醢鹽梅耳食者詎知之且政術文章世歎兼擅使君據案剗劃不廢鉛槧之業誠哉手揮霹靂字挾風霜可不謂通才乎使君於書無

所不讀淹貫百家至於藏山祕乘尤愛撿採嘗取累朝
實錄豫章人物諸集不下千百餘卷浹月悉能闇誦匪
但記事而兼舉其辭資稟絕倫殆天授也是郡宿昔稱
劇使君治之若振鵠然晨起視事耳聽兩造手成爰書
日未盱訟庭虛無人凜若神明而率宗以博大則為後
事師者著明於行事不特託之空文已也

廬山紀事序

余文獻

廬山紀事十二卷今廣陵南臯桑君讀書廬山中著也

憲使四橋陶公少參淮海孫公僉憲壁山盧公屬郡守射陂朱君刻之郡貳邵君楊君左右之且以示獻獻竊有感於今昔之故論其大者以著君之志焉始南臯君之寓九江也當是時士喁喁講備倭矣君既屏居濂溪白鹿間又時時為山中論嘗謂山者宣也廬固東南之障也實以含澤孕蓄為宣者焉皆謂君好脩而志在巖谷者予亦謂君志在巖谷者嗟嗟予時豈不知君哉會予奔走去山中志方壯謂士必獲用其志乃見耳乃予

謝病而南也復從君游徧觀君所著山疏紀我明聖祖
討友諒事甚具余曰君志見矣其意不在泉石也乃佚
而思初維始也即巖谷不可見耶子畧道往時苦兵之
故見君思初之本旨焉夫往牒所稱廬山之勝者以魏
晉之際難首西北禍烈不甚相及至元之季世江南劫
勦極矣環廬土著之民鮮有自完者何也時難起江淮
漢沔間其受禍近道所輻輳其蹂踐勤山介江湖腹背
受敵無險斷德安塞吳障肩臂不相救無應山磽陁早

寒藝不償種無食民蹈此五難而無一利安所自完乎
我聖祖籲於天為萬民贖命彭蠡之師固建萬世之安
然使民先脫湯火山川並受其福誰之賜哉實艱難血
戰易之也故是紀也刪拾往籍頗採近事要之大旨則
以聖烈為本言難所出也古大雅者流陳序先德勞苦
使民戴王德無窮則君之低徊而繫思豈過哉聞長老
言友諒既平聖祖因形束勢制為畫壤屯之以故民墾
田不及他郡十之一二弘治前民間丈采若不足田里

實滋殖士循陶周程朱之遺教實相砥行後難言之矣
瀕山南民朴還給山北稍藻績民實不給何也予山中
人也敢忘先世之遺俗哉乃今則謂何故予有感於君
之思而重為凜凜也君謂詢其遺柵箭室山中故老莫
能對蓋自周顛告太平以來二百年矣民方競靡日長
寧能念湯火時乎噫民生難得在鄙朴不在文采承平
所患在隱屏不在目睫往南昌民變時其見之矣嗟乎
古大夫告老坐閭門誦舊止為民聽意嘗在本始也則

予之凜凜又豈過哉以是知君往雖不講備倭其繫心
舊有甚者四方巖谷何可定論士哉或語予周顛告太
平事曰顛非巖谷人何繫心太平之甚耶意亦巖谷有
所効者不然難出而山之靈悶默以啓之果爾則茲山
固効太平之符不獨含澤孕蓄為東南障矣與君前說
少異故終之

廬山紀事序

桑喬

喬在九江屏居廬北林隱庵省愆之暇漫輯錄廬山古

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廬山紀事藏諸篋笥聊以自娛非敢傳之作者也他日淮海孫公見之曰夫廬山亞於五嶽而圖記弗備好古者有遺憾矣是作雖蕪穢然姑以備覽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訂正焉山誌其有興乎莫為之前孰圖其全踵其事而增華變其體而加麗庸有在矣因與四橋陶公筆山廬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喬執卷而嘆曰嗟夫紀事有三愆而鄙倍不與焉其一古之名賢如周景式廬山記張僧

鑒潯陽記諸篇今不及見獨見其數語於類書中而宋
陳舜俞廬山記馮玕續廬山記戴師愈廬山文物列傳
並稱名作亦構之不得顧獨以己意撰述去取無章程
潛德休光多所闕遺閔而不宣無以式遠其二古今名
賢篇什不為少矣喬旅泊既乏典籍以稽往躅即今時
縉紳先生諸名製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雖
屢搜羅亦無從得其蹟也逸世之珍泯焉無聞進不能
煥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為茲山增重其三九江

者喬之并州也事宜內山北業既已成編矣雙江方公見之曰是為九江南康言非為廬山言也夫苟為廬山言則宜先山之面者也捨其面而背是先議者將謂斯何且使子志二郡內九江可也今以子觀廬山不若以天下觀廬山亟易諸喬無以奪其議也故紀事先山南嗟夫巴人下里之言不入於師曠之耳喬小子何以掩其瑕亦聊以藉手就正於有道得諛聞焉儻可免於聾聵乎

曠乎

南安府志序

劉節

此南安重修郡志也郡何古國也郡志何古國史也國史何紀一國也郡志紀一郡焉猶夫一國史也是故郡志古國史也夫史堯舜典禹貢湯大誥周周官立政尚已周季列國有史備紀載兼褒貶晉乘楚檇杌魯春秋是已漢司馬遷始作史記紀表世家書傳異馬皆史也班固而下相襲為史記表列傳猶夫遷也易書為志矣皆史也夫志也如其史則志可也書可也表可也傳亦

可也是故輿圖可表也沿革可表也天文可志也地理
可志也食貨可志也亦可書也人物可傳也亦可表也
職官可表也亦可志也循吏可傳也道學可傳也儒林
獨行可傳也藝文可志也禮樂可志也亦可書也其義
則乘可也檇杙可也春秋不可也春秋孔子假魯史寓
一王之治也志也者紀一代之制可也寓一王之法不
可也作志而史遷可也固可也任狐亦可也僭而擬孔
子不可也南安郡志作自前古不可攷矣宋知軍事方

崧卿氏軍學教授許開氏修之卷二十拾遺卷一今亦不可攷矣我文皇帝闡文興治大典肇修天下作志者收輯殘缺始有纂述睿皇帝右文稽古命儒臣作一統志布之天下天下郡邑纂言紀事文同制同孰敢倍越是故斯志也景泰間郡人僉憲蔡公雲翰嘗修之猶夫志也成化間郡守張公弼增修之猶夫志也正德間郡守李公敷重修之聘藩參吉水曾公燠鄉進士泰和劉君潛總修學官弟子劉魁劉慎劉宰彭甫蔣曰旦蔡曰

齊隱士許金采錄猶夫志也嘉靖改元郡守何公文邦
取而筆削之于史固有取焉校正則屬之郡博士秦銳
也是故若志也義史者公志也文弗史者固制也匪公
志也而公之功則懋矣君子稱之

吉安府三祀志序

吳士奇

三祀者何德足以輔世則祀之功足以匡時則祀之言
足以闢邪衛道則祀之夫德無顯晦而立功者躍也立
言者潛也疑異旨焉然以道德為功業則非雜霸以功

業為文章則非空言又未始不一也夫孔子不王而稱素王何也此以知立言所歸矣然必歷七十二君不遇始退而與諸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則立言非其初心也竊嘗謂世之敝有二使武烈之臣遜於文墨而操處士之議者反加諸名實之上彼之厭夫鞅而鮮禮者與飴宦而託有樹者遂矯焉而過要非通論也夫古今之鄒魯也無論士生其間咸列於不朽而來茲土者亦爭自濯磨何也蓬處麻中不得不挺於直也故州之為堂

而講也以聯生者也後楹而祀以表沒者也祀二程王文成客而賢者也祀羅文毅六公主而賢者也乃如顏魯公文信國而不得與俎豆之列何居守竊惑焉值王太常新沒郡邑敦請諸縉紳大會於江上王太常者吳侍御所延主盟者是日也同方畢至里老諸弟子員不戒而集慨哲人之云亡幸斯文之未墜則以主盟更推劉儀部不佞徐申前說於是按郡志詢僉謀得客四十九人主八十二人至位次未定賓請先主主讓於賓

久之僚倪公劉公郭公進曰諸大夫以為是父母之邦而不欲與為郡者齒也謙言之也顧是舉惟其賢也賢則布衣丞簿亦可躋于公卿之列矣請無問主賓以時次故為大新為小衆曰善則告藩錢公臬黃公兩公曰褒有德獎有功此先行於言也聚於斯祀於斯此風存於亡也歲在丙午實明初置吉守之辰逮今二百四十有一載文德久洽吉士倍興是月也又會歌鹿鳴乃以良日奉祀諸賢而稍次其遺行為傳

東鄉縣志序

萬恭

東鄉處豫章南鄙僅僅如黑子之著面故無都邑制宣
德七年臨川東鄉譁議城長林不果正德七年復譁兵
憲胡公世寧出奇兵盡得渠魁械送京師東鄉平度長
林不可城度三里得孝岡城之東接安仁西接臨川南
接金谿而北接於餘干割四邑之壤而邑諸孝岡實始
有邑治顧經畫草昧文獻亡徵越十有三年別駕秦君
鎰來視邑事乃述羅典籍自唐虞而來迄於今四千餘

載括之為二十八篇而藏之盟府實始有邑制又越六十年姚江諸侯大倫以右諫議攝東鄉三年有成百廢具興慨故籍之繆悠睇世代之綿邈而為之新志志成謂司馬氏舊總河使也暱於淮且嫺於辭命序東鄉志非司馬氏莫可者余始得按而紀之夫正黎司天必循其列王良御車必定其轍故受之以四圖世變江河孰究厥原事起意指孰詳厥詮故受之以十一志凡地理離合之故建置沿革之繇政治得失文獻隆污之寶物

產風俗版籍登耗之詳蓋循志鏡之上下數千百載直
一瞋耳然可鏡者迹也不可鏡者神也諸侯以青瑣貴
臣僕僕為銅墨吏乃以循良追龔黃而又以其紀載追
班馬唯是東鄉貌在山藪之間乃今而後百世覩斯志
也鏡侯之迹矣意者亦將使後之人無事則與父老相
休息毋浚民以自豐有事則是用保聚臨川拮之金谿
餘干安仁角之母養寇以階亂毋殘民以邀功是諸侯
之神也其弗可鏡也夫語有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乃

今而後治東鄉其必有按迹而得侯之神者

九江府志序

葉夢龍

九江志纂自童守潮嘉靖初何兵備槩再修之今覓潮志不得桑子木紀廬山事引舊志俱可觀不知即潮志耶抑宋元間固有之耶李汎序何志謂舊志遺謬屬汎正而補之而何志之謬為自來所未有宦表列梁元帝直云王繹湘東人桂陽王休範云王休範桂陽人元次山曾寓襄谿而謂生於瑞昌王子純以武功顯而列之

文苑皇甫元晏安定人謝康樂陽夏人而傳之人物二
程兄弟侍周茂叔於南安而綴之流寓胡旦狀元及第
者渤海人而合之德安諸如此類瞑目而不見丘山者
九十餘年於此其後人邇事續無撰著祇相傳說能言
之者益寡蓋文獻之闕久矣余篋中書既前泊於彭澤
而失之南州朱鬱儀家多藏書富腹笥質以古事鬱儀
為手較而授之邇事則稽於衆及所遺佚見鄉先生傳
為烈出其所覩記乃衷焉人從傳傳從正史事從宜風

俗山川文物先後營建之蹟從所不誣而暨廣之間有
舊志所載無稽無詢始姑仍之知其不無誤也余手所
拮据起癸亥冬日越三月甲子春志成序曰夫志文獻
則其徵者是信因革為大以張四維勸懲為大機宜洞
於識而窾繁熟於心嘗假人之口以知之而假人之手
以宣之而以為行乎止乎盈乎縮乎通乎塞乎此已窮
於養而人窮於搔養也非官師莫宜此矣夫華哀人之
所榮也榮人者溢焉斧鉞人之所創也創人者謙焉諛

無如顯飾無如幽黠無如文濫無如市徇無如面則余
皆所不敢鬱儀名謀埒為烈名弘祖翼以有成則德化
令蕭上達也

宜黃輕齋成規序

董裕

粵昔聖王敷土以賦民而賦則三壤百里賦納總百里
外類視遠邇為賦精麤民生其時即在遐荒較若畿甸
至忻暢也我國家括天下之田屬之漕其不能漕者易
本以折而以輕齋賦之亦猶則壤之遺意也宜黃樂安

二縣之為輕齋蓋與縣始秩於國初允於宣廟覈覆於韓御史大夫雍雍之疏曰崇岡峻嶺猶如鳥道上青天斷港絕潢安得連檣輸白粲蓋謂樂也即所以謂宜也宜樂之永為輕齋載在皇明政要與藩司派糧規則至彪炳矣此豈以私宜樂宜樂僻在山谷以地利則不能漕而又多額外之增以物力則不能供是輕齋也亦猶宜樂之則壤也寧都北連宜樂其賦之輕重視宜樂不知何如其應準輕齋與否吾何敢預而宜邑大夫與其

闔邑士民間其援例奏改莫不兢兢然若驚惘然若有失
此何以故則以宜邑肇創屯稅苗米厘厘九千八百有
奇由宋開寶以至我明歷代洊加遂積至四萬九千九
百三十餘石內有沒入虛懸之數外有祿米折布之增
歛歛極矣而猶恃有輕齎為中流一壺也乃猝有援之
告輕者曳乎其後將無益重其困載胥及溺者耶此大
夫與士民汲汲然有欽定成規之編也而固以首簡命
不佞以不佞先世占籍於宜丘隴在焉而宜之輕齎亦

樂之一壺也。誼在同戚，豈其遂無蹇裳而收之之情，則又安得以不文辭不佞嘗周行湖海，目擊操轉輸者出入驚濤，未嘗不朶頤於折徵之便，保輕齎者恬安一息，抑未嘗不齧指於漕儲之艱，至課其盈縮，大較則轉漕者不必加瘠，而天下談陸海之饒者多歸焉。輕齎者不必加腴，而伉儷捐瘠之子，抑無歲無地無之。是京運安足駭而輕齎安足恡也。何也？王人操敷土之柄，欲斂萬民以供軍國之需，必殫一心以造億兆之命，調停均節。

使遐邇夷險無有偏重否高之患猶虛者注之盈者誅之使之各得其平焉是則壤之政聖人合天下而兼阜之者也然山谷之民不習舟楫瘠土之產不堪厚斂而又重以歷代之加賦遞年之派增若今之宜黃者詎能儷陸海之饒共任轉輸之役其以輕齎為宜之一壺也宜也一壺千金而忽有援之曳之者介於其側斯宜聞之若驚而謀所以為據也乃聖謨忠憲昭如日星問宜賦輕重者則有國初之典制在有宣廟之明旨在有韓

御史大夫之奏允成規在又有宜之山川土田在則欽
定輕齋當與山川土田共垂萬禩吾樂亦竊有厚藉而
邑大夫與闔邑士民固可恃以無恐也大夫為誰海鹽
顧公所有其士民則思思等府同知羅鶚鄒子先鴻臚
寺署丞劉森錦衣衛指揮譚河圖宜章等縣知縣鄒曾
鄒守約歐陽旻譚道歐陽梯曾宗洛許堂經歷李譽劉
維新儒學教諭黃繡吳士禎典寶王廷峻舉人鄒啓元
鄒啓光李希哲監生劉談歐陽繼生員吳伯等鄉民鄧

鍾慎等而不佞則樂安董裕也

蘇軍救民集議序

鄒德泳

吾邑漕運為僉造苦久矣頃者劉徵君勻屯以給之而苦如故也已而朱令君清費以佐之而苦仍如故也根求其故蓋始於報僉者巧為機利播弄出入之手匿其富厚以自為潤又復濶其船制恣立名色而奸旗相與為奸波肆網害唯其所報無人非軍當事者又以一切行之法尊命賤魚爛煙灰又加以南左二十二號造船

愈多而扳害愈廣予與玉槎諸公蒿目疚心計無可如何賴天厭禍適以守凍多船被燬更造相激於是華武公抗疏先發石霞銘韋東起諸公從中叩閤竟得部覆獲奉俞旨於南左字號允其洒帶而華武諸公復條晰官造以聞當事已又賴倣臯公焦心計費立為審籍均班之法以佐之陳令君力為主持不佞同曙東文沙在吾諸公合詞請命往復經年上下報可於是船有定制費有定額班有定幫造有定委自茲承造者寬然有餘

督運者戢然不敢肆而邑民迄可小康感羣公之嘉惠
桑梓當世也事定為刻書詔後諸公謂泳宜一言泳
復之曰幸哉時之所與乎今天子以聖明在御銳意太
平會吾邑羣賢當路競効昌言而當事諸公並一時賢
者留心民瘼故事竟成耳不然虺蜉撼鼎雖不佞千百
輩奚益而鼎屨戴重豈能望有弛擔之期哉幸甚幸甚
雖然當其法之初變也慮周而計審事未有不善者也
而循習以往漸有陵遲夫木有蠹而堤有蟻也獨一物

然乎哉察其倪而塗守之則不無望於後之君子

重修瑞州府志序

陶履中

聞之語曰史之難無出於志豈不謂史可嚴刪述以尊其體而志則輿議必稽纖瑣必載也夫徇議則近濫志瑣則近俚脫信意抒辭則又似文非志所稱難也不其然乎天下郡邑初各有志而後來之修輯者類相與諉而不任豈得傳舍其官總總未及亦正慮前數者之難恐高識之士議其後耳即如筠志國朝建郡二百六十

餘年內惟正德時前守任丘鄜公璠一修纂之前此後此皆寥寥也如謂鄜公獨暇及此則時方有巨寇之警守禦未完瘡痍未起而公偏有意乎文獻之微微鄜公則後之官筠者雖欲以政學得乎頃以予之寡昧承乏是邦甫至即訪諸故實及郡事因革之宜貿貿莫得其要掾史以舊志進則刻久漶漫半不可讀徐繹而讀之稍得梗概乃距鄜公又百有十五年矣予因重識公功而益歎載乘之難會代狩石倉曹公按部歷筠首謂筠

雖瘠壤實仕國也昔賢如蘇次公楊文節文信公皆歷官其地應史君鍾南平岳武穆皆保障其民靈傑之規必有足述者亟索郡志觀之訝為太簡且曠歲久矣予對謂廊志修於華林兵火之餘既又聞江藩陰蓄異謀瑞有密邇隄防之慮倥偬中撫拾得此業為不易公曰信哉正德之季距嘉靖初為年幾何使廊君得際熙隆之時肆志討論必可厭觀但今又踰百載矣寧必借才前人耶予固謝不敏謂百年內能吏多矣率未及此具

有深心走何能為後公曰雖然不聞子厚氏之論史乎
今人讓之後人後人又讓後人是終無作者也慎母辭
予雖唯唯實弗敢任又徧請質於當道當道皆嘉勉如
曹公言予再商之僚友諸公又皆贊決如當道言始敢
按舊志詢其同異併訪近事於筠人士因就正於鄉先
生陳公胡公鄒公熊公劉公王公吳公請教言焉屬草
未半欣聞今上龍飛五位文命誕敷制作更始於是別
駕楊公司李徐公語予曰曩謂鄜公纂修郡乘恨不及

嘉靖之隆今主上同符肅皇而公於此繼廊公之志非
文明時應有之舉乎予謝曰我輩憤憤不及前人故造
物假之遭逢以蓋其短抑惟藉手諸君徼靈筠社聊備
識小之一班耳於時攜草入覲還筠乃卒業焉總因舊
志而類次之即有所點竄亦不過詳其所畧畧其所繁
無敢臆為去取一皆本廊公之旨而例推之者也正德
後事則又推義例而廣之以便覽觀舊板旣蒙因續為
合刻以復曹公所命至其合穀與否固不自知且筠地

從來多博奧之英如高安劉壯輿氏稽古多聞與蘇黃
相上下嘗取歐陽五代史摘其挂漏作糾繆論以示兩
蘇兩蘇不能屈乃知述作之難即廬陵不能無訛況以
今之謏謏者而欲操筆壯輿之鄉也不自笑望洋河伯
哉雖然失今不志即壯輿復起將無所據其謬而糾之
則又守土者責也用是勉次簡編以俟後之宗匠

補修袁州府志序

鍾 夔

吾袁郡志入本朝凡三修嘉靖甲戌嚴惟中先生考策

於祕府博採旁搜創為義例金陵顧東橋公所稱並美都元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者也萬歷庚申莆陽黃公守郡聘袁朱諸公續修於前志稍有刪潤義例未改也抵今已三十年崇禎癸未弗遑於寇并舊志多殘缺焉東粵廖公以星都司李來視郡事惕然懼文獻之不徵也屬多事困敝之後兵戈紛沓雖日不暇給而神有餘閒已覺政行民孚制定務省急取庚申舊志補綴缺漏其續而編者以次卒業辱顧不佞

灼曰往蹟臧否名懿儀式志實有裨益於治表東南望
郡聲光赫奕視昔有加志未可缺也公為序而補梓之
灼固謝不敏屬命益堅敬言曰昔者聖人之為文也於
史焉急曰知我罪我其唯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之
不徵也夫國非文不興郡邑固國也經之天文紀之地
理總之官政考之人物以至賦役典禮風俗災祥各附
於其域一惟文是傳弗文即傳弗信是故志備三徵而
道是貫聯今昔綜名實凡為郡之政正疆導俗守封祀

神理民率下章憲興教無不備具學而文則修辭立誠
文而志則金石堅而四時信也袁當國初率先服事不
煩征會民習慤樸賦稅誤報故三百年來供賦唯辛苦
幸不見兵革乃一紛於丁丑再躡於癸未袁民樂胥不
仍其初矣楚疆蜀界滇甸黔服趨便為衢窮黎肩脊瘡
痛汙萊溢目廬垣半毀戎幕新張鋤戈犁戟衛防相半
士廢詩書家空杼軸困棘我袁未可以昔之政為政也
公之至也咨訊老吏稽考掌故觀於山川而險易可具

修量於戶口而賦役可均平論其風俗而人不愛其情
得其美刺而獄訟省息先其大而興除皆利也以是舉
政實有其道爰取而文之含英咀華擴蘊揮聚一補志
而用意勤劬占公遠大之至達之天下可也而況於郡
乎傳曰國史明得失之故斯其有之易曰以言有物而
行有恒然豈獨見公有恒之言哉於戲可以永世矣

芝郡文獻錄序

史簡

夫百里一賢千里一聖羣宗其至以為歸也今人與居

古人與稽我取其型以成式也生長父母之邦舉前賢之姓字無聞則視聽塞矣身被先王教澤之隆舉鄉先生之行誼文章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則是非淆矣予自垂髫受先君子提命嘗聞某邑有某先賢有某先賢遺書輒心識其姓氏不敢忘今溯前代文獻存者半亡者半若建文時之胡公閏正統時之孫公原貞成化時之孫公需弘治時之戴公珊正德時之余公廷瓚蘇公章嘉靖時之盧公瓊舒公春芳萬曆時之劉公應麒陳

公文衡陳公嘉訓陳公大綬天啓時之黃公龍光皆國
之楨幹邦之典型也今欲撫拾其遺文幾為空谷之足
音矣唯幸為胡公傳者有英風紀異一編此則不必其
言之傳而傳之者已有其人若夫言與人之必可傳傳
而必可法者若敬齋胡公古城張公訥齋余公先人惺
堂公其學行則瀟洛關閩之遺也若念齋程公青峯汪
公星橋金公其文辭則廬陵盱江之氣也資啓沃勤獻
替則桂太傅祝黃門是採此又政治得失之鑑而董江

都劉更生之籌畫也思數君子者生當其時幸而躬逢其盛為宰相為卿貳為藩臬為臺諫為良牧守則各致君澤民為巖穴老則亦明體適用皆不負所學以章國家文明之治即不幸而身履其變為志士為仁人則獨舍生取義奮不顧家以續綱常人紀之統是其文章足以華國道德足以物躬至性足以質天地格鬼神聲施至今何赫奕也予嘗欲仿宋景濂先生評浦陽人物著饒郡名賢記有志未逮今幸先後羅致諸先生集於家

推當時休養之隆念師友漸摩之力卜山川祕惜之珍
與鬼神呵護之靈雖經亂離顛沛不致磨滅漸盡猶得
哀集而叙次之用示後人自時厥後悉其姓氏察其言
行知諸先生之遺澤在一時而流風在百世者悉於是
焉徵之徵之而足尚藉此留有美則傳之盛而聞見無
違徵之猶或不足亦藉此闢無善而稱之誣而疑殆期
闕則斯編也匪但不沒夫昔人或亦小補於後人矣編
成勗見江公梧叟葉公兩家子弟各以存豪見示嗚呼

小子於二公尤親承顏色者也彼都表帶之容儀時厯寤寐負劔辟咄之誠懇奚啻再三今猶昔也顧誰為詢黃髮者乎誰為繫碩果者乎諷誦遺篇蓋不勝穆然興感矣亟為詮次附於編內始志予平生所見知者又如此共計文若干卷謹題曰芝郡文獻著實云爾

婺女訂鐫父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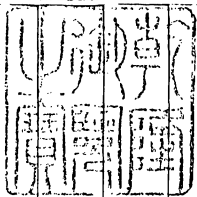
劉淑

往者逆璫噓波窮海滔蕩先君以一身障苴其間有如麟豺同谿勢不相容非先君殺璫則為璫齧所必然耳

而禍機之發乃在文字嗟乎悲哉請劔楮上繫笏毫端
事雖未成諒亦為忠臣義士感慨而欲讀其遺文者也
憶不肖藐藐七齡從母氏與難京師分期一死相隨地
下竟以遺命不果先皇帝愍念孤忠許櫬南還於時母
女棲棲萬里招魂僅有遺橐一車蓋先人生平廓落高
寄坎壈遐託君國之所覽涕忠憤之所絙結盡憑式於
茲也昔先兄謝卹北上嘗摘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
梓人以傳舟泊太湖乃為馮夷所奪未幾先兄蚤世家

難紛披老母簡尋餘帙付不肖攜歸王門討論序傳誌
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過之亡壻清夜捫香校理稍稍
成緒昊天不育閔凶奄降一業未就而壻竟溘然矣嗟
乎悲哉尚何言歎壬午之歲別業告災劫燄所搜倍於
沈汨豈先君琬璐英華固不獨受妒於人世耶何祝融
馮夷亦輾轉摧落也近復括之敗篋塵案廣求親友所
藏千伯什一僅乃得之且步涉天王殘舛實甚殆不可
成紀而猶勉付剞劂者誠弗忍以片簡隻語同盡於寒

浪冷灰而若存若瞽之間尚足以棲先人浩浩之魄耳
縞幃無外事不知所以丕揚前烈惟冀兒姪稍長或得
藉當代奇儒俠彥流連憑弔綴以片玉則千古之下先
君以文字死也終當以文字生乎不肖女淑謹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表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胡金芝

欽定四庫全書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藝文序四

國朝

豫章二祀紀序

陳弘緒

南州勝蹟在城中者一為東湖之高士祠一為章江門
之夕佳樓高士祠人知為徐孺子蘋藻之區而已至夕
佳樓則已非復曩昔故名蓋兩者僅存其蹟亦已久矣

廣陵李公理豫章過夕佳樓喟然嘆曰茲豈非元忠臣
僕公列麓之第宅乎自嘉靖來易僕家為夕佳忠烈姓
字不復流播梓里可勝歎哉於是製僕公木主祀之樓
下已閱饒州志得漢張子遠遐從孺子論易事則又喟
然曰此君湮滅不傳亦僕公之儔也祀孺子不祀張君
惡其不備則又增木主於高士祠歲祀如例卓然與河
山不朽矣而以弘緒生長茲土命為之序緒嘗讀陳公
文燭夕佳樓記備述陳仲舉王子安諸君絕不一及僕

公豈以博雅如陳亦遂不知茲樓為勝國之遺邪若徐孺子出處大節得於易之進退消息為深千餘年間惟曾子固知之然子固亦不知孺子之傳在於子遠也嗟乎以僕公之忠烈何有於後世之名而張君屢謝辟舉潛心庖畫周文亦豈有意於古今之聲譽者然而彰美示勸賢士大夫之責也公斯舉不獨以昭前徽夫亦因之以勵繼起其所繫詎不重哉

清賦大綱序

徐世溥

高郵王公修之理饒之明年清厥屬之賦焉拯民困襄國計訓官治也其明年春清賦大綱書成世溥受而讀之肅容歎曰幸哉饒七邑之民蘇矣抑是宜獻諸朝頌之天下俾守令人人以為師則豈惟饒實嘉賴之昔先王之取民也定之以經班之以式昭之以令稽之以節綜之以目會之以成是以上下宣通洽和官無滯乏亦無溢徵民無逋賦亦無倍輸雖有不得已之役然國用恒給而怨讟不生也今也上所令民弗知邑有正則胥

吏隱其籍高下在手有司者聽之耳夫寇起於民貧貧
繇賦重賦重繇數加加賦繇於所徵不給所用數加繇
於所入不及所徵所入不及所徵繇於賦不清國加一
民輸十胥吏攫其九歸羨乎官以上計則乃仍得半故
賦益矣國誑猶昔也上焉者弗知惟曰官不職耳民不
好義耳有司爰多殿而少最屬有弊言至增餉之令復下
胥吏則又陰益其數百姓不知乃曰是再困我也君
民與官交病上下鬲而利孔中贏也故為今之計莫若

清賦而已明其正則胥吏乃不得巧稱掎克明所加之
固匪多也民乃益樂輸是則不必蠲賑而頌聲已敷有
司由茲以及於寬政者不亦多乎知詳之為要政之寶
也五則立十害除三善備其用心勤其為功大矣仲尼
仁管仲而夢周公牧民版法齊以勃興周官三百六十
織悉畢具故能載周以至數百年公殆其徒與蓋禹平
水土則三壤以成賦是清賦之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四方有賢宰信能則效之行是五者則公之明

德乃益遠矣

山川語序

史稱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以余觀之殆莫甚於形家言矣佩盤囊袖磁石挹水晚鍼凡言能為人葬其親者皆使人之親不得葬者也昧者貪不可知之福蕙者懼不必然之禍獨子怯於身孤多男復忌偏盛雖有仁孝聰明之子又或以其身未行道而特見不足以取信議不足以破私誠心慘怛不足以銷忌此賢公卿所以

或數十年不就窀穸而仁人孝子所為中夜飲泣傷心也嗚呼始為是說者何與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有經年者若是其速也則其葬故之闕者蓋有之矣春秋有不書之葬古不修墓以戒闕也是故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嗟乎古之人誠慮夫人子有不誠且信者也於是乎欣之以福怵之以禍使之無敢苟於附

棺歸土之際以安厥親孰知趨避之說出而仁孝之念
移世衰道微向之所為假趨避以牖誠信者乃適足以
誨爭而致怠高明之家親戚朋友各引其類衆言淆亂
人懷一心親未卜壤兄弟已為路人矣豈不痛哉欲究
其弊莫若使人子皆通形家言而勿惑於葬師拘牽穿
鑿之說欲使人子身通形家莫若去其繁迂之言而示
以簡易方回經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夫山川曷
嘗不能語哉高卑語我形緩急語我氣曲直語我情聚

散語我勢故其圖象紫微方象天市綴次象諸辰行列
象營衛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細而草木大及朝市萬狀
羣分五行應類合之以生剋驗之以向背吉凶可知剛
柔有制矣繇葬師觀之則山川終古不言繇知者觀之
山川曷嘗不語哉瑞昌曹洞山參軍少以才名冠江楚
晚感東陸之亂棄儒冠從戎大言嶽嶽不能與時俯仰
平東侯印十年不克佩天也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尤
精地理壬申虔南告警撫軍興化解公方伯烏程潘公

延督水師欲練一軍軍上游以備不虞因出示別後所著屬余序其山川語奇而簡簡而易為人子者家有是書厥親葬有所矣方回舜七友之一也舜微時與遊歷山雷澤之間夫古之言卜者始於庖羲醫始於神農黃帝岐伯陰陽始於容成大撓是皆神聖開天邈不可幾之人而今之行是數道者乃皆中人以下吾儕所得廝養蓄之其不足倚仗無論且如周室卜居公劉公旦最著也二聖人三單九伐古今之兵法莫加焉於戲非足

跡遍天下資兼文武者猶未可以語山川哉

重修雩都縣志序

李元鼎

余昔與長山李五絃宮保同官司馬每公暇輒集兩家子弟聚晤一堂文酒之餘相與共商天下國家之故因言禹貢職方氏紀載九州甚悉周以大司徒掌天下輿圖而職方則隸司馬蓋計國富莫如數馬以對而筦樞者輒相需為用此版籍輿圖之所從歸以重強國之本焉諸弟子從旁志之今在公明府權然覺有當於中者

蓋宮保之猶子也嗣余解組歸田在公謁選得余鄉度
之雩都令雩都巖邑也君受事以來凡所為潔以持已
嚴以御下衣食以厚民之生教化以淑民之德平訟獄
均賦斂慮無不當上下之意而其最著者則邑有大盜
嘯聚山澤為數邑害君始之羈縻既即勦蕩不難躬親
矢石與武臣共底厥績都御史奇其才屢首薦牘而雩
都於是稱樂國矣辛丑秋余偶有先民之懷扁舟而上
至其邑訪羅文恭先生羅田巖遺蹟得與君握手道故

邑孝廉易子去浮梅子子鶴杖屨相從望古遙矚見其
山高而水深漢將軍之故壘已杳不可尋而先賢往哲
之流風佚事間有存於寒巖古洞間急取其舊志讀之
而闕略不可考者固已多矣以語君曰此固茂宰事也
君唯唯曰志之不修七十餘年其可考者昔人已詳之
所當續者則由萬歷甲午以至今日後人之事也敢忽
諸閱數月而志成寄以示余披覽數過舉凡山川之勝
槩前賢之芳規戶口之登耗與士風之端衷民習之獮

樸犂然具備今而後並知我在公之善為政也夫古稱
善為政者不過調劑於輕重緩急而先後布之君為政
五年矣一切興除為邑之所急而難緩者已不遺餘力
至於文獻則似緩而實急者亦披討故實斟酌今古而
成不刊之典甚矣在公之善為政也從此備職方之紀
載使後之人按籍而求得以圖維而安阜之為斯邑永
賴而向之余與宮保所偶及之者坐而言起而見諸行
事君他日勲名著作可於是書推之矣余樂得而序之

若修志在事例得並書者余不復贅

吉州行鹽詳崇序

古君子之仕於人國必取一二事之最大而最要者先圖之可以利賴通國而及於千百世故足迷也若予吉州年來改食淮鹽之舉至大且要乃以一令倡之而衆邑受其成一時為之而千百世食其德惟我廬陵子侯實式憑焉先是議之初起也予不佞深念粵引為桑梓厲力懇諸臺使慨然交章為民請命未幾元固鄧君以

豐陽令擢大行洞悉其事橐而成書播聞長安螺浮張
給諫取而入告夫豈為予吉哉凡以為國事民生起見
耳乃初格於部覆之持重再格於南贛之參差後復格
於東粵之異同及舍南贛而專言吉也展轉調畫始克
有濟迄今邀允厥議而淮鹽行矣商納課而民食鹽有
司無越境之考成百姓無隔省之賠累舉從前積困而
一甦之曲突徙薪非于侯之剴切敷陳至再至三何以
得此予嘗歎為吏之道不過徵發期會錢穀獄訟諸務

其上焉者於此數端恢乎游刃恬熙焉而邑已治它可
勿問也不然則叢脞支吾救過不暇攢眉棘手動歸咎
於邑之難治抑何不取于侯之事而類觀之耶夫天下
事必具先機之識濟以不世出之才而又_不以勞怨利
害迫於中乃可以集事而為後世所永賴即以之宰天
下寧有異乎雖然侯蓋有本焉往侯莅予鄉時老友王
敬哉宗季雍來蔽庵三宗伯以書貽予曰慧男為司直
先生令嗣於予三人親誼最篤其意殆以廬陵不易治

恐侯未必臻厥成者予惟司直先生才名震世雖未交其人而讀其書私心嚮往幸得嗣君而庇厥宇自始仕以至今日五年於茲矣嚴一介而周四應上信下孚當此煩劇彫瘵之區而能出以整暇文章聲氣通於遐邇所謂以經術飾吏治知其淵源遠矣夫舉其大而細者立就圖其要而紛者自集侯之善獨鹽政也乎哉

澹臺祠紀畧序

蔡士英

在國朝事事摹古而於明制猶所率由以為法不可變

道愈不可變也王道之極大莫如教養人材而學校以
進身反成謀利之地書院以窮理猶近為己之門有志
者宜何圖焉是故余於江西務盡復諸書院如鹿洞鷺
湖白鷺次第修舉最後乃及澹臺祠也成而北上矣然
時迫不遑規模纔具一立之師脂車遂邁則余怍乎懼
其不卒祠故有田若干是鄉先生所釀置以供會者事
在初盛將逮百年卑謹龜陰之不反齊魯俱譏余言之
誠無過既得讀紀畧書知有拊輒應亦終無以余言為

過者而余別置田百畝並在版冊後來者踵事增華
特書未盡則幸哉澹臺祠之不渝於郵亭僧肆馬阜兵
行而卒得為書院矣雖然書院猶學也而人故小之豈
惟小之將偽之也書院之田亦猶學田也而人故公之
豈惟公之將并之也前乎此者十年之事大非余所敢知
矣禮不云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十年亦可為古而
余則必求其古之古余所立師亦猶知古之古者其繼
自今日尚無以因陋為仍舊而安變法之始乎蓋往代

之休明燦然可覩

本朝之善法莫之或先也

重刻贛州府志序

湯斌

余以己亥參藩嶺北下車之始郡守以職事相見即以志書為問蓋以為政必先察其風謠相其土宜經理其山川考正其貢賦然後因地成化隨俗致理至要也而郡守對以兵火之後版籍灰燼無復存者余悵然久之閱數日司李周子計百購得舊本見示余受而讀之義

例謹嚴事辭詳該猶稱善志惜止於明熹宗朝莊烈以來
闕然未載乃下檄所部網羅佚事搜輯藝文將徵聘耆
儒開局纂修適余以病請告未暇竣事念典副本恐久
而散失於是謀之計百蠲俸付梓以永其傳至於廣採
旁羅以成全書則俟之後人焉謹按贛之為郡處江右
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繡錯握閩楚之樞紐扼百粵之咽
喉漢唐以前率以荒服視之至宋濂溪先生通判州事
其時趙清獻公為守而程大中先生令與國大中識濂

溪於南安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淵源實肇於此文信國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至今豫章理學節義為海內師表而贛郡尤著云然山僻俗悍界四省之交是以姦宄不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疊嶂連嶺處地既高俯視各郡勢猶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四省往往多事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剡平山寇厥勲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數千旬日之

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南野東廓洛村善山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學者以虔南為歸南野泰和人東廓安福人洛村善山皆郡之雩都人可謂盛矣噫虔南之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之修明每肇端於茲地則其山川必磅礴鬱積滌洄蜿蜒故能固東南之靈氣蓄造物之秘藏而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余既考閱舊志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四

眺見崆峒天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
八灘巨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未嘗
不俯仰愴歎云時率官師謁濂溪二程子講堂修其俎
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或敝壞或焚燬余既祀於濂溪
書院與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尚存思音徽之
如在蓋不禁為低徊留連也獨是山川如故風俗漸漓
戶口消耗賦役繁難且伏戎未靖鄰氛時警選舉應南
宮試者十二邑僅數人耳嗚呼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

非任旬宣牧守者之責與今大中丞蘇公文經武緯勦
寇興學盛德著於遐邇四方立覩廓清正所謂博大通
方威信重臣也余以庸非不克承事下風共勦盛事實
深自愧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其加意振興綏輯殘黎
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墜緒於
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村善山其人出
而應之者矣

重修餘干縣志序

史大成

余遊匡廬道經干越登其治之冠山上有東山書院乃
宋趙忠定公汝愚其弟汝覲及其子崇憲所建延朱夫
子講學處也有雲風堂故址則朱夫子以哭忠定至此
註離騷經處也今書院中奉朱夫子忠定兄弟主而曹
無妄柴強恕饒雙峰胡敬齋張古城諸先儒以次列焉
嗚呼干越固理學之藪也哉余拜已向令江子度遠假
志以考諸先儒之里居墳墓且必有生平言行為志所
獨著者江子曰嘻兵火仍載籍毀毀不惟志志不惟餘

某下車輒傷之廣搜博訪力圖修復殘編斷簡頗得之
說壁間其缺失者如山川有名可問也賦役有冊可稽
也人物文章或載在國史或著於家乘可采也幸其鄉
葉寶持先生同志相與校訂草創漸成願就正焉余嘆
曰江子為政知務哉郡縣有志非僅以備典故也觀戶
口有增減足以審寬猛之宜觀稅課有損益足以權緩
急之道觀河渠之利害則當通當塞足以補天道之雨
暘觀學校之廢興則或盛或衰足以徵人才之消長觀令

斯邑者孰廉介孰勤敏而知循吏之所由古志之設也夫豈細故大凡作吏者簿書期會日不暇給間有久於其邦而不識名山大川何狀名宦鄉賢何人者志雖具存弗觀也況議修乎亦未明是書之關乎政矣江子為政知務哉江子曰耳目易窮懼弗周也傳聞易亂慙弗確也弗周弗確何以垂後余曰否否天下事惟草創難耳有創之於前則必有踵之於後即如朱夫子講學以明斯道而干越君子當時而遊其門者遂有無妄異代

而紹其傳者且有敬齋諸儒攷其著述皆朱夫子意也
子之修是志也何懼江子又曰學博唐鍾星曾耳若干
卷雖未成書心亦勤矣善不可掩宜并書之

貴溪縣志序

鄭日奎

攷之周官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此即後代郡邑
志之所由昉也貴溪之改鎮為縣也在唐永泰初前此
分隸他郡轉徙不常事蹟殆無可考然自置縣以逮今
茲垂及千年其間志之修也不知凡幾乃余觀舊志而

叅之唐暨五代宋元正史與有明諸紀錄及御覽廣記
玉海諸稗官未嘗不嘆其記載之多疎也間為擗撫遺
事可得百數十條如落星之石潛龍之浦當補志山川
王德之平王宗石蕭振之辦軍饗而辭俘馘賞也當補
志名宦耿壽之之奕世忠義許懋禮之讓封庶兄周金
趙念八之保孤當補志人物馬政之更張漕運屯丁之
利害損益當補志賦役柳宗元贈武陵之詩宋昭序亦
山之集當補志藝文孫夫人之行化張玉蘭之產經潘

守元之剪紅英當補志仙釋鄭天民張嗣德吳霞所之
工繪事當補志方技謝枋得之母桂氏當補志列女太
清斃二儀刀明堂鬱壘當補志物產凡此之類正難枚
舉而皆散佚不錄何也吾邑名儒才士蟬聯鵲起代不
乏人著述如林言滿天下乃竟鮮及此者無惑乎宋家
坤翁之序昭武志以為樂子正記寰宇晏元獻著典要
亦既舉天下郡國之綱而反不用情州閭發揮宗國之
盛為可怪也然則前聞之散佚固非官府抑亦卿士大

夫之責矣今

天子混一車書東西朔南咸尊王路唐虞三代蔑以加茲
既俞閣臣請章下所司徵集四方圖籍上之史館將勒
成一書以紀其盛臺榭下日正我邑侯用章畢公莅政
朞月報可之辰也公起簪纓世家文章經術淵源有自
才名久空冀北識者方以館閣期之乃借牛刀就小試
固宜恢恢乎游刃有餘今觀公修志之役而益信公之
治行之速誠不待三載考績時也何也志固史之類也

而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昔江文通嘗言之矣故志分野
占候天道也志疆域形勝城郭社稷建置沿革地利也
志官師學校選舉賦役人物風俗食貨人事也上之軍
國之典制下之閭閻之瑣屑莫不畢具所以考古今盛
衰之變而裁成輔相之道出焉顧不重與自公承檄即
開局分曹徵文考獻發凡起例按部選詞固不集之以
衆思而裁之於獨斷時未數旬遂煥然得成書焉雖分
任其事者未能大副公意而公於鳴琴之暇尤手自校

定慎以出之一事必覈其始終一言必稽其當否於是志也不綦勤乎故吾於其經營之敏也可以見才於其裁斷之精也可以見識至若寓教戒於扶獎之中寄忠愛於序論之內其備而無失者既有以仰副觀風問俗之懷其闕而有待者又足開來哲踵事增華之美此其用心為何如者乎以史才之難而公優為之若此又何有於百里之盤根錯節即政事文學雅有兼長推斯志也之以宰天下可也此者余方以使事留滯楚蜀間未

獲一效筆墨之役今乃得樂觀厥成且以覘石渠天祿之望必有所屬先生將自此升矣雖然昭垂典訓以與為風厲者官師之責也網羅舊文以與為紹述者賢哲之事也邑之士大夫觀斯志也可以興矣

興安縣志序

信屬邑凡七而興之建也在明嘉靖中獨為最後邑舊有志然記載草草或失之蕪或失之畧繁簡失指無當大觀近值鼎革經兵火之焚蕩歷風雨蟲鼠之侵蝕版

冊遂無完幅百餘年間事蹟荒畧幾同於三古而莫之
可考矣邑侯百一劉公以燕山豪雋夙負才名來宰是
邑起我蒼赤於兵殘賦劇之餘以長養之教訓之故下
車未幾而風清惠浹士恬民熙語所謂朞月而可亶其
然乎侯復憫邑乘之殘缺思以纂修為己任而徵志之
檄適至於是乎經營伊始焉載籍可稽也則徵之文故
老猶存也則考之獻更取舊志之繁者刪之闕者補之
慮其贗也則虛衷審實以要於當慮其偏也則據事取

義以歸於公曾未逾月而書遂告成於是乎星野之占
風雨露雷之變山川雲物城郭宮室之勝官師兵衛禮
樂賦役之司人文之盛哀風俗之升降以及詞章之藻
麗草木蟲魚之情狀與夫仙釋神鬼靈奇怪幻一切可
喜可愕之事莫不部分條注網舉目張一邑之觀粲然
大備猗與休哉然余嘗聞之矣政澤一世教澤百年則
侯之於是役也豈僅以備典故已乎夫邑之有志猶國
之有史鑒已往垂將來蓋勸戒之理存而裁成輔相之

道亦由之以出是治典教典合為一書殆不特為一方
一時計而直為天下後世計也既詳而可考亦信而有
徵於以上志昭代一道同風之盛而下開來哲因地制
宜之休非甚盛舉哉志之成也家仲秀子襄助之力居
多然非侯之虛懷集思不及此因併及之是為序

送蔡立先還九江序

計東

始余與九江蔡子立先過於京師未相知也與居久之
蔡子為余言昔曾喬寓寧都與易堂諸君子友善嘗遊

翠微山宿堂中聽魏叔子兄弟暨謝程山彭躬庵林確齋丘邦士曾青藜輩所論說經書文章及賓客飲食起居酬酢俱有法度余聽之欣然忘倦乃與蔡子交且謂久不見叔子見叔子友如見叔子焉時京師某倡為攻詆陽明氏之說附之者并攻象山耳食者靡然從之獨余與蔡子屹然不動余尚為憤激擊排之論蔡子與客語不合則拂衣竟起或默然不一應或間出一二語必直指心體不為繁言余於是心服蔡子之學能不苟為

同可謂豪傑士矣我聞蔡子家距白鹿洞僅七十里距
鵞湖不三百里生長其鄉習聞其父兄長老之緒論蔡
子所得必有不同於耳食者余嘗論自宋伊洛諸先生
以正學倡率天下至淳熙間朱呂之教遍於江浙而象
山為呂成公所得士獨能自信其學奮然與朱夫子中
分學人使曉然於易簡之法而江西之學遂孤行於天
下即其徒不能無流弊而朱子因其說之不相合益深
思致力務求得其至是以立教萬世而小學近思錄太

極通書西銘之解義益出則象山誠朱子功臣而江西為伊洛之砥柱矣近代嘉隆之際陽明修復象山之教其講學書院及羅鄒聶歐陽氏輩徧於江西矣奮然起而攻陽明之徒者羅整庵始之王塘南繼之我鄉高顧諸先生皆聞塘南洪水猛獸之論而興起者而整庵塘南則又江西人也江西之學其必求自得而不苟為同類如此今天下又當靡然攻象山時矣獨立不懼卓爾不羣若蔡子者我復得而見之未嘗不歎江西之多豪

傑而斯道之不可以耳食求也始余與叔子遇於江都
縱論詩歌古文辭及讀叔子所著左傳經世書臨別余
慷慨語叔子曰凡我兩人所辨難往復相得極歡者皆
小人的然日亡之道也我學有先立乎其大者子為象
山鄉人寧無益我魏子默然今蔡子歸叔子聞自吳亦
歸若相見幸為東言無忘江東相別時語且願易堂諸
君子共勉之行矣蔡子無怠

續修袁州府志序

吳南岱

辛卯春王余備員西曹奉詔江右得網羅十三郡典故爰從敝庵王君署所讀袁郡志至田賦之誤六畝一鍾倍於他郡未嘗不三太息也壬辰奉使巴蜀試士於赤白羽中八閱月而報命出守袁州會

皇上允當事汰浮之請命考成憲而袁郡七經兵燹成憲蕩如已而當事據志入告得允所奏俾三百年來瘡痍蘇諸一旦然則志之為功於史而袁志之為功於治也殆千萬禩而不可泯矣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令失

此不修而文獻不足蔑由取信來茲是誰之過歟余不敏承乏巖疆抱慚固陋何敢僭膺茲役顧竊惟袁志自庚申修輯以來凡三十餘年問民風土俗沿革者幾何事乎問學校選舉興行者幾何典乎問忠孝節義與夫名山石室之藏幾何表章而搜緝也爰謀之同寅廷玉戈公青巖鍾公延鄉先生退庵陳公輩顯微闡幽謹嚴筆削首之以輿圖次之以賦稅戶口次之以創建儲備次之以名宦人物軼文藝志凡若干卷三月而告厥成

因歎郡志之為功於史而袁志之為功於治匪淺鮮也
既又思之功吾欲其成也過吾欲其匡也而或紊或昧
或曲或諛有一於此無以垂遠謂非始事之咎歟第有
退庵諸先生在則吾知免矣庶幾與前志後先焜燿以
成昭代之外史也哉前乎此者莆陽黃公修於萬厯之
庚申而憲副景源袁公為之董孤今其令嗣袁子繼梓
校讐言得失無愧先業尤一時共事之雅也例得並書以
紀盛典云

重濬灤溪舊河序

江 臯

士君子官其地凡地之山川形勢城郭陂隍有利於民有裨於土者必經營相度之以盡其善然在今日為此則又難矣四方兵戈初靖民力困敝郡縣舉一事非絀於時勢則撓於衆力紛於上議往往因循瞻顧坐視其頽敗而莫為之區畫此非有司之責哉灤固瘠邑也民困尤甚余受事以來辨其疆域度其地勢有宜興革修舉者時默籌於衷不敢咨於衆白於上非因循瞻顧蓋

重其意以有待焉歲壬子冬邑鄉先生率其諸生耆老
請曰侯治灤三年與民休息不欲興作擾民意誠善然
邑之大事有二除議遷學外則修河為急蓋灤治西北
帶山大河繞其東水發源洪下諸山奔流數百里與潯
灤相接先是河之故道自北而西又折而東注環城周
匝清流映帶帆檣雲集居民賴之且表形勝焉次山詩
云扁舟到門或此意也明萬曆己卯間有議以鑿城為
患者決新河以殺其勢歲久水勢奔潰不可遏舊河淤

塞迷其故道因之地改其形民失其利日就彫敝風俗不張職此之故余咨其議復為之經營相度蓋與余之默籌於中者若有合焉是役也可謂衆力不撓上議不紛矣爰擇諸生耆老好義急公數人董其事即日誓於河神精白乃心議疏議築各殫其力或謂時絀舉羸艱于竣事然不取給閭閻不動支公帑予捐俸以倡邑之人共相樂輸趨事赴公爭先鼓舞則予向之鄭重以待者非此時也哉昔台信臣守南陽日巡視郡中泉源為

民開水利郡以殷富生齒日煩余媿非其人亦將藉鄉先生與諸生耆老之力以觀厥成焉

希賢書院錄序

查培繼

書院之成循衆志也成而祀十四先生使仕者學者有所取則則教之意寓焉不僅為畏壘之祀桐鄉之祀也余與惕庵湯先生記而刻諸石又上其事於兩臺咸獲報可崇道右文嘉惠一方之士德意良厚而藩伯及學使者又皆樂於鼓舞迄用有成信乎事有開而必先成

之於下而作之必自上也地在使院之側每當政閒吏散則與負笈生徒質疑問難亦足開拓心胷顧以薄力經營僅同埽除布席而未啓絳帷孰為擁篲雖升緇館誰與受餐耿耿未忘鮮終是懼既而思之樂育自有公懷同心不無將伯古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則表章前賢興起後學卓然自任吾道干城固有待矣余也三徑未荒杞菊堪把而并州舊夢將在此管絃俎豆間庶幾人文蒸蒸其日上乎故於其行也詮次所由

於左

江西通志序

白潢

國家聲教覃敷靡遠弗屆闢版圖未闢之國臣史冊未
臣之邦幅員廣袤踰二萬里江西於其間不及什之一
耳然其山川則有匡廬玉筍龍虎武功章貢修旴揚瀾
左蠡之高且深物產則有豫章之材銀朱之稻信州之
楮雙井之茶西山之葛金谿之苧饒州之陶其於人也
理學則肇自金谿都昌下迨崇仁餘干吉水文章則廬

陵臨川南豐開其源吳虞揭范承其流下至制舉之家亦必推章陳羅艾相業則有周必大陳康伯楊士奇劉一燝諸人忠義則有文天祥謝枋得及靖難練子寧周是修輩高尚則有徐穉陶潛雷次宗蘇雲卿其人仕宦則有若韋丹狄仁傑韓愈范仲淹王守仁至於南安南康則周程朱子過化之地也蓋上下數千年延治十七代莫不前輝而後映名至而實歸嗚呼盛矣顧自勝國以還紀乘之書率就湮沒傳者惟林廷楫通志王宗沐

大志郭子章豫章書而已

本朝康熙癸丑曾奉修志之檄繼值逆藩變亂遂爾中輟我

皇上削平醜孽耆定功成疆圉清晏癸亥三月復

命直省各進通志於時前撫臣安世鼎開局編校刊刻進呈爾來垂四十年矣潢以匪材謬膺

簡命來撫是邦政事之暇披閱前志似有不愜於懷者乃
會萃十三郡七十餘州縣之新舊志及先賢子孫所藏

家乘與二三友人再加編纂竊嘗反覆尋繹而歎茲復之匪易易也大抵居今者病在畧古失實者病在采名辭夸者病在煩蕪腹儉者病在踈漏援證者病在傳會請托者病在徇情一人也或兩地並收於是有重複之病一事也或兩家互異於是有舛譌之病茲欲詳於古矣而後之所疑或前之所缺則徵信難欲考其實矣而此之所非或彼之所是則折衷難欲節其煩蕪矣而載籍所存篇連續累則持擇難欲補其踈漏矣而耳目所

接寡見尠聞則博稽難欲去傳會拒請託矣而一手之
所障不敵衆口之喧沓以范成大為吳郡志猶不免流
俗之揜阨則絕情尤難若夫刪削重複駁正舛譌則在
乎加之意而已不敢以易心出之慮其忽畧於俄頃也
不敢以我見持之慮其矯拂乎公論也雖如是其敢自
信為傳書乎夫西江固向所稱文獻名區也七十年間
兩經兵燹世家藏書僅存什一於千百文不足徵也老
成耆舊彫落已盡前聞軼事無從博諮而遠訪獻不足

徵也要惟是區區無私無欺一念竊附於三代之直道
用以導揚

王治黼黻太平而備史館之採擇焉

廬山志序

山之需志由來舊矣乃名山終古摩青而志則隨時漫
滅若上交之西山上官之麻姑宋人著作不復可覩矧晉
代葛仙幕阜之志耶此亦道古者所未如何也廬山奇
秀作鎮東南視五嶽且不相讓何論幕阜麻姑之屬余

承乏江右登眺者不啻再三乃知山奇於瀑龍池玉淵
谷簾而外復有擅名三疊者昔賢聞而心折焉其秀在
石天然肖宋元皴法九十九峯星羅棋布而五老突兀
七千餘丈出雲致雨俄頃萬狀山疏所云廬嶽無主峯
峯峯自雄長者其說疎已若乃東西二林象設最古暨
宋而五百僧房綴以蜜脾宗風亦云盛矣邇者

御書般若心經供奉開先寺中兼賜秀峯寶額雲漢天章
照耀林壑煥乎稱山南梵刹之冠至於白鹿洞者則尤

斯文之寄托而江表所仰瞻者也地雖闢於李賓客教
實興於子朱子我

皇上重道崇儒於文公倍加篤信賜額曰學達性天升堂
配享復以十三經二十一史頒賜洞中俾士子春誦夏
絃颯颯乎度越千古因歎自有宇宙即有匡廬遲之又
久乃得遭逢

聖代儒術光昌而文教蔚起視從前之封爵牢醴失實近
誕者山靈有知當必歆此而厭彼矣廬山舊志始自東

晉慧遠又景式而下十餘家皆失傳其有完本可閱者
惟桑侍御喬紀事吳學使煒續志釋定嵩通志與夫但
宗臯之文紀詩紀而已星子毛令德琦輯故增新釋疑
訂誤積勤者二載聿觀厥成是能表潛名嶽而揆藻儒
林者也余故樂以一言弁諸簡端

白鹿洞志序

白鹿書院其來久矣肇於唐盛於宋沿於明迄我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值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山亦輯有志靡不載之甚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之道惟朱子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為朱子設教之地精神所萃登斯堂而遵斯教可為學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所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重顧舊志已弗可考即前廖守遵忠毅原本輯為一書而版又燬於火星子毛令自引見時敬承

大語即有志於修輯乃越五載之久始告厥成余覽其於

前志七則外廣為十則繁簡得宜去留各當則李崆峒先生所言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嘗以事至院與院中多士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厚望焉

漱水志林序

湯永誠

志乘之作必以徵實為貴文人好奇多附會失實若子

胥之昭關曹公之赤壁昭明之讀書臺後世擬議眩惑
耳目識者病之夫作史有三難志乘何獨不然太史損
持張侯之修興國志也殆身任其難而克徵其實者歟
興國前有蔡袁二志後有黃志其二志僅存者已多殘
缺黃侯時逢兵燹搜裒之事日不暇給今又三十載矣
此太史之所以黽勉而從事也片詞隻字皆出自手裁
分為五目曰志地志人志政志事志言凡城池三川疆
域古蹟祠廟土產之類歸之志地官師選舉人物歸之

志人賦後鹽屯興利除害折獄祥刑暨乎軍制歸之志
政軼事嘉言妖祥靈蠢歸之志事古今傳記書序登臨
歌詠詩文之屬歸之志言而統顏曰激水志林彷彿楊南
峯之識畧與曹石倉之古今通釋而變化之不襲舊名
也余行天下五十年每至其地必索志乘翫覽中州之
彰德志西秦之武功志江南之吳郡志與松江府志東
粵之廣州志閩之寧化志膾炙人口其他視為故套以
飾文具所謂語焉不精擇焉不詳豈非畏難就易不求

其實之故哉太史析其藩籬洪纖畢舉一山也必該其首尾一川也必溯其源流人物之本末祀典之廢興程途之遐邇莫不竭靡求之其苦心獨得在於辨是非核真偽討故實旁搜博証舉三四百年荒蕪之踪譌舛之說一旦為之犁然燦然其古蹟湮沒而得出者十之三人物翰墨之闡晦而得彰者十之四手經創復或因感激鼓舞羣襄其事以振興者亦十之一二至於事具人口名蹟在耳目間而等諸若有若無太史年來為之傳

其事紀其實被以題咏飾以斧藻者不啻十之六七矣
風雨晦明之下仰而思俯而索蓋嘗寢食俱輟積數載
之精神而始有此加以腕力道勁如國如左句則鍊而
字則矜良工心苦其傳於世也夫何疑太史以戊辰名
進士官庶常借才外用宜其不以一邑為念而乃闢心
民瘼七年之內賑荒卹刑養民造士彰彰實政在興國
口碑而茲不具舉者亦以序志林則姑言志林而已是
編也善俗宜民之術表微闡幽之功經經緯史揚風權

雅之學胥於是乎在讀者知其書之謹嚴典核而孰知其成之之難也

白鹿書院志序

王思訓

合宇內名山鉅川及小丘絕壑奇偉幽秀之觀皆佛老之徒之所盤踞而吾儒不與焉以奇偉幽秀之觀畀釋老之徒使其窮土木飾金碧動糜千億而儒者所隸祀典宮室有制其齋戒祇事自春秋丁祭釋奠釋菜外不數數然其用力省而為禮簡以畧也則是異教果足以

勝儒者之正學而人心之趨嚮真怪僻不可知耶非也
白鹿書院在廬山五老峯下蓋昔賢講學之所也其地
背嶺臨溪幽邃靈奧實宇宙清淑之氣淳蓄而蟠結於
此為聖域賢關之所寄信不誣矣夫廬阜周迴五百里
梵宇琳宮金碧輝映遊人累月不能窮然其時興時廢
如浮雲之變幻靡有常態而鹿洞經朱子講學迄今六
百年俎豆弗絕當事之興賢育才者修缺補廢日以增
加歲丁卯我

王上親灑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躋木主於十哲人人感動興起學惟朱氏為趨而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茲土方將增學舍益廩祿為肄習久遠計其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後為羞予乃愈信異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不隨世為興廢也始予校士南康事竣過鹿洞謁紫陽祠星子令毛君率肄業諸生祇肅以俟予知毛君蓋竭心於斯文者因與商榷補苴以縣力勸中丞公之一二而未有處也會毛君洞志

新成子樂夫正學之日昌而適際其盛也為之序而歸之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九